

人生之旅

幸福与人生

——人的一辈子追求都是对幸福的追求



晓春 编

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

幸福与人生

人生之旅

晓春 编

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 8 号

社 长 刘长鼎
总 编 辑
责任编辑 张福平

人生之旅

晓春 编

*

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
(邮编:030012 太原市南内环街 31 号)

阜阳印刷厂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6.5 字数:140 千字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印数:1——5000 册

*

ISBN 7—81032—818—2
G · 160 定价:6.50 元

前 言

人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天开始，便正式踏上了他人生的旅途，直到“身葬黄土”才标志着他人生的终结。

人的一生是短暂的，在时间的长河中她不过是沧海一粟。但人的一生又是漫长的，只要是一个完整的人生，她就必然要经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等各个时代；同时也就必然要经过求索、抉择、立志、成才的过程。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他就必然会经历求学的艰辛、立志的困苦；择业的烦恼，工作的压力；失败的痛苦，成功的喜悦；事业上的一帆风顺，婚姻上的坎坎坷坷；理解他人所带来的由衷的高兴，被人误解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压力；离退休前的忙忙碌碌、丰富充实，离退休后的冷冷清清，孤独寂寞。只要是一个善于取进的人，他就必然会正确地处理好与同学、同事、朋友、邻里、上司、部下、师长、家人之间的关系；只要是一个勇于进取的人，他就必然会直面人生，正确地对待成功与失败，喜悦与痛苦，顺达与挫折。从而做到成不骄、败不馁，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当今时代，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，作为社会的一份子，我们有责任、有义务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。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的青年、中年、甚至老年人能树立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，正确地处理好自己人生所面临的各种关系和难题，尽可能减少摩擦，增进理解，将自己有

限的生命投入到为祖国建设的服务中去，使自己人生的旅途丰富、充实而更有意义。正是有鉴于此，我们参考古今中外的著作编撰了这本《人生之旅》，相信她对青年、中年，甚至老年都会有所裨益，同时，编者也希望以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。当然，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错讹不当之处一定很多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一、理解幸福

- **幸福的界说:**幸福的定义——追求幸福的障碍——缓解痛苦的途径——获得幸福的秘诀——寻求幸福应具备的精神——开启幸福的门
- **幸福的价值:**审视人的价值形态——幸福属于有价值的人生——“目的”与“手段”的价值转换——从“自在”走向“自为”的人
- **幸福的社会性:**社会发展与个人进步——“公利”与“私利”的矛盾运动——幸福在人与人之间繁衍

二、生活在幸福中

- **欲望与需要:**幸福状态的展示——欲望的冲动与冲突——“寡欲”与“贪欲”的变异——需要的层次性,幸福的发展性
- **幸福的和谐性:**“看不见的和谐更好”——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调谐——主体与客体的交融
- **希望中的幸福:**希望与理想的激励——青年人的幸福在希望中——希望与失望的离合

三、情感与幸福

- **灵与肉的结晶**: 爱情中的和谐美——从情欲到情爱的升华——爱的本质是“给予”
- **快乐与幸福**: “福乐”关系的联结与抗衡——高低, 久暂: 快乐的鉴别——“享乐”与“失乐”的演化
- **平安快乐要诀**: 发现自我, 秉持本色——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——让你感到疲劳的原因——如何消除倦怠感——你拥有一切
- **幸福与不幸**: 有光亮的地方便有阴影——苦与乐的情感组合——祸与福的命运交织

四、踏上幸福之路

- **幸福的中介**: 知识: 增进幸福的杠杆——求知、求真中的幸福——让智慧之火延向道德之光
- **幸福的阶梯**: 善与福的因果联系——道德是手段, 又是目的——“金钱”的价值伴随德行升降
- **幸福在过程中**: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——创造中的享受——恒久的幸福在生命的延长线上

一、理解幸福

●幸福的境界

幸福的定义

在人的一生各阶段中，随时遇到幸福问题。婚姻是不是
一对男女最幸福的境界？人能不能在家庭在友谊中找到幸
福？我们的法律是否有利于我们的幸福？美国作家欧文说：

“人要想得到幸福，就必须使自己的所有才能、力量和志趣
按照自己的本性得到很好的发展，并在自己一生各个相应的
阶段得到适当的应用。”在生活的路上，将血一滴一滴地滴
过来，以为别人，虽自觉渐渐瘦弱，也以为快活。此刻当把
“幸福”这不可或缺而含义暧昧的字，加以更明白的述说其

定义。

何谓幸福？法国小说家方登纳在《幸福论》这册小书中所假设的定义是：“幸福是人们希望永久不变的一种境界。”

当然，如果我们肉体与精神所处的一种境界，能使我们想：

“我愿一切都如此永存下去”，或如浮士德对“瞬间”所说的“哟！留着罢，你，你是如此美妙，”那么，我们无疑地是幸福了。

但若所谓“境界”，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一个人意识的全部现象，那么，这些现象之持久不变的存续时间，是不可思议的。且亦无法感知它是连续的时间。什么是不变化的时间呢？组成那种完满境界的成分，既然多数是脆弱的，又怎么会永存不变呢？如果这完满境界是指人而言，那么他有老死的时候；如指一阙音乐，那么它有静止的时候；如指一部书，那么它有终了的时候。我们尽可愿望一个境界有“持久不变的存续时间”，但我们知道，即在我们愿望之时，那种不变，那种稳定已经是不可能了，且就令“瞬间”能够加以固定，它所给予我们的幸福，亦将因新事故的发生而归于消灭。

故在组成幸福境界的许多因素中，应当分辨出有此因素尽可变化而毫不妨害幸福，反之，有些因素则为保障幸福的存续所必不可少的。在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，才订了婚的列文，走在路上觉得一切都美妙无比，天更美，鸟唱得更好；老门房瞩目他时，目光中特别含有温情。但这一天的列文，在别一个城市里亦会感到同样的幸福，所见的人物尽管不同，他却一样会觉得“美妙无比”。他随身带有一种灵光，使一切都变得美妙；而这灵光亦即是他的幸福的

本体。

构成幸福的，既非事故与娱乐，亦非赏心悦目的奇观，而是把心中自有的美点传达给外界事故的一种精神状态，我们祈求永续不变的亦是此种精神状态而非纷繁的世事。这种精神状态真是“内在”的么？除了外界一切事物能因了它而有奇迹般的改观以外，还有别的标识，足使我们辨别出此种精神状态么？我们的思想中若除了感觉与回忆，便只剩下一片静寂的不可言状的空虚。神秘的入定的幻影，即使它只是一片热烘烘的境界，亦只是幻影而已。哪里有纯粹的入定，纯粹的幸福呢？有如若干发光的鱼，看到深沉的水，海里的海藻与怪物，在它们迫近时都发射光亮，却得不到发光的本体，因为本体即在发光鱼自身之内，同样，幸福的人在凡百事物中观察到他的幸福的光芒，却极难窥到幸福本体。

追求幸福的障碍

这光或力的根源，虽为观察者所无法探测，但若研究它的各种情形中的变幻时，有时亦能发现此根源的性质。在确定幸福的性质（这是我们真正的论题）之前，先把幸福所有的障碍全部考察一下，也许更易抓住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不防打开潘多拉盒子，在看着那些人类的祸患往外飞的时候，我们试把最普通的疾苦记录下来。

首先可以看到灾祸与疾病的蜂群。这是一切患难中最可怖的，当灾祸疾病把人类磨难太甚而且磨难不已的时候，明智的智慧亦难有多少救治之方了。象禁欲派那样的说痛苦只是一个名辞，固然是容易：“因为，他们说，过去的痛苦已

不存在，现在的痛苦无从捉摸；而未来的痛苦还未发生。”事实上可不然。人并非许多“瞬间”的连续，我们无法把这些连续随意分解开来。过去的痛苦的回忆，能把现在的感觉继续加强。无疑的，一个强毅的人能和痛苦奋斗而始终保持清明宁静的心地。法国启蒙思想家蒙田曾以极大的勇气忍受一场非常痛苦的疾病。但当生命只剩一声痛苦的呼号时，即是大智大圣又有何法？

至于贫穷，古希腊禁欲派哲学有安提斯泰纳自然可以加以轻蔑，因为他有太阳，有他的食粮，有他的木桶，且亦因为他是独身。但若安提斯泰纳是失业者，领着四个孩子，住在一座恶寒的城里，吃饭得付现钱的地方，我们都能猜出他会怎么办。在法国现代作家于勒·洛曼一部题作《微贱者》的小说中，有一章描写一个十岁的儿童发现贫穷的情景。这才是真正的受苦。实际上，用哲学去安慰饥寒交迫的人无异是和他们开玩笑。他们需要的却是粥汤与温暖啊。

这些疾病与贫穷的极端情形，可决不能是虽然难堪、究竟没有那么可怕、且亦不成为幸福的真正阻碍的情形相混。禁欲派把我们的需要分作两类，一是“自然的，不可少的”需要，如饥如渴，那是必需满足的，否则会使我们的念头都没有而只一天到晚的想着它；另一类则是“自然的但非不可少的”需要：这种辨别极有理由。人世固然有真正的疾病真正的贫穷，值得我们矜怜。但幻想的疾病和真实的疾病一样多。精神影响肉体的力量，令人难于置信，而我们的疾苦多数是假想的。有真的病人，亦有自以为的病人，更有自己致病的人。蒙田在当市长时，对市民说：“我极愿把你们的事情抓在手里办，可不愿放在肺肝之中。”

和志愿病人或幻想病人一样，亦有幻想的穷人。你说如何不幸，因为涉及全人类的经济恐慌减少了你的收入；但只要你还有一个住所，还能吃饱穿暖，你所说的不幸实是对于真正的贫穷的侮辱。一个朋友告诉我，有一个做散工的女佣，因为在更换卧室时，她的最美的家具，一架弹簧床，无法搬入新屋，故而自杀了，这是虚伪不幸的象征。

贫困与疾病之外，其次是失败了：爱情的失败，野心的失败，行动的失败。我们怀着种种计划，幻想着某种前程；但世间把我们的计划挫折了，未来的希望毁灭了。我们曾希望被爱，可没有被爱，我们日夜受着嫉妒的煎熬。我们期望一个位置，一项报酬，一种成功，一次旅行，而都错过了。在这等情形中，制欲派的学说自然占胜了，因为这些不幸，大半并非实在的不幸，而是见解上的不幸。为何绝望的野心家是不幸的呢？因为他肉体受苦么？绝对不。而是“因为对于过去，他想着阻止他实现愿望的过失；对于将来，想着敌手的狡诈将妨害他的成功。”如果不去想可能的或将来的局面，而努力正确地想他现在所处的情况，那么差不多常是很过得去的局面。但愿一般幻想病者接受圣者伊列斯在修炼苦行中所劝的方法，即必需把我们的情操的对象，努力想象出来，丝毫不加改变。

你曾想做官而没有做到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你不必自朝至暮去接见你不愿见的干求者，是说你对于无数的麻烦事情，你无暇加以研究的事情，不必负责。是说你不必经常出发到遥远的城市乡村，受市民和乡民夹道的欢迎。你不必在那里演讲什么世界政局问题，以致在翌日引起十几国的报纸的攻击。没有这些舒服事做，你不得不过着安静的生活，

度着幽闲的岁月，重读你心爱的书籍，如你喜欢朋友还可和他们谈天。假使你多少有些想象力的话，这便是你的失败所代表的种种现象。这是一桩不幸么？“今晚，司汤达写道，我因为没有做到市长而我的两个助理却做到了，故灵魂上微微受着悲哀的创伤。但若我必须在数以万千人口的窟洞里幽闭四五年时，恐怕我更要悲哀哩。”

假令人们对于自己一生的事故；用更自由的精神去观察时，往往会识得他们所未得到的，正是他们所不希冀的。因为“我愿结婚……我希望当市长……我极想作一幅美丽的肖像画”之类的口头的愿望，和一切人类实在的愿望有很大的区别。后者是和行为暗合的。除了若干事实的不可能外，一个人自会获得他一意追求的东西。要荣誉的人获得荣誉；要朋友的人获得朋友；要征服男子的女人终于征服男子。年青的拿破仑要权力；他和权力之间的鸿沟似乎是不可能超越的。而他竟超越了。

固然，有许多情形，因恶意的事故使事情不能成功；要轰动社会不是容易的事，人自身之中便有阻碍存在，这是屡见不鲜的情景。他自以为希冀一种结果，他自身却有某些更强烈的成分使他南辕北辙。再把于勒·洛曼的小说《微贱者》来作比罢。上文提及的儿童的父亲，巴斯蒂特自以为要谋事，实际上却拒绝人家给予他的位置，故仔细观察之下，他原不希望有事情做。屡屡听到作家们：“我要写某一部书，但我所过的生活不允许我，”这是真情；但若他热烈的要写那部书，他定会过另一种生活。巴尔扎克的坚强意志，对于作品的忠诚，即有他的生活——更准确地说，他的作品，为之证明。

在柏拉图《共和国》第十卷中，有一段关于“幸福”的美妙的神话，即阿尔美尼人埃尔下入地狱，看见灵魂在死后所受的待遇那个故事。一个使者把他们齐集在一起，对着这些幽灵作如下的演说：

——过路的众魂，你们将开始一个新的途程，进入一个会得死火的肉体中。你们的命运，并不由神明来代为选择而将由你们自己选择。用抽签来决定选择的次序，第一个轮到的便第一个选择，但一经选择，命运即为决定，不可更改的了……美德并无什么一定的主宰；谁尊敬它，它便依附谁；谁轻蔑它，它便逃避谁。各人的选择由各人自己负责；神明是无辜的。

这时候，使者在众魂前面掷下许多包裹，每包之中藏有一个命运，每个灵魂可在其中捡取他所希冀的一个。散在地下的，有人的条件，有兽的条件，杂然并存，摆在一起。有专制的暴力，有些是终生的，有些突然中途消失，终于穷困，或逃亡，或行乞。也有名人的条件，或以美，或以力，或以祖先的美德。也有女人的命运：荡妇的命运，淑媛的命运，……在这些命运中，贫富贵贱，健康疾病，都混和在一起。轮着第一个有选择权的人，热衷地上前，端相着一堆可观的暴力；他贪心地、冒失地拿起，带走了，随后，当他把那只袋搜罗到底时，发见他的命运注定要杀死自己的孩子，并要犯其他的大罪。于是他连哭带怨，指责神明，指责一切，除了他自己之外，什么都被诅咒了；但他已选择了，他当初原可以看看他的包裹的啊。

看看包裹的权利，我们都有的。你为了野心或金钱而选中这一件婚姻，但你如我们一样明知那女子是庸俗的，两年

三年之后，你怨她愚蠢；但你不是一向知道她是愚蠢的么？一切都在包裹里。一味的追求财富或荣誉，差不多老是要使人变得不幸，这是毋需深长的经验便可发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类的生活，使人依赖身外之物。过分重视财富的人最易受着伤害。野心家亦如此，因了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故，因了一句传说的话，使他遭强有力者的厌恶以致失败了，或被民众仇视其至凌虐。他将谓没有运气，命运和他作对。然而凡是追逐不靠自身而依赖外界方能获得的幸福的人，命运总是和他作对的啊，这亦是在包裹之内的。神明终是无辜的呢。

野心与贪心使我们和别人冲突，但还有更坏的灾祸的成因：即是和我们自己冲突。“我也许做错了；也许自误了，但我已竭尽所能，我依着我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。我说过的话，或者我此刻还可重说一遍，或者假令我的见解改变了，我可毫无惭愧的承认是为了极正当的理由，因为我以前所依据的材料不正确，或因为我推理有误。”当我们返顾昨日以至一生的行为而能说这种坦白的话时，我们是幸福的。只要有此内内的调和，多少苦恼的幻想，多少和自己的斗争都可消灭。

按诸实际，这自己和自己的协调是稀有的；我们内心都是冲突。我们中每个人内部有一个“社会人”与情欲炽盛的“个人”，有灵与肉，神与兽。我们受着肉欲的支配，但在沉沦之后我们又很快回复为明哲之士，想到此层真是可惜。希腊哲学家赫克斯莱曾言：“一个人不能听从自己的‘断续支离性’来行事，他不能使自己在饭前是一个人，饭后又是一个人。他不能听任时间、心情或他的银行往来帐去支配他

的人生哲学。他需要替自己创造出一个精神范型以保障他的人格继续性。”

但这内在的秩序与和谐是难以维持的，因为我们的思想，其实根源多数和我们所想象的有异。我们自以为是理智的推敲，其实是我们用了错误的判断与并不坚实的论辩，以满足我们的怨恨或情欲。我们怀恨某个民族某个社会，因为这民族这社会中的一个人，在我们一生的重要场合损害了我们之故。我们不肯承认这些弱点，但在我们内心，却明知有这些弱点存在，于是我们对自己不满，变得悲苦、暴烈、愚妄、侮辱朋友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能成为愿望成为的人物。在此，苏格拉底的“认识你自己”的教训，便变得重要了。一个智慧之士，若欲达到宁静的境界，首先应将他思想变形的激情与回忆，回复成客观的，可以与人交换向人倾吐的思想。

幻想除与过去发生关系外，还有与未来的关系。“不幸”的另一原因是，在危险未曾临到时先自害怕，先自想象危险的景况。有些恐怖固然是应当的甚至是必需的。一个不怕给汽车撞倒的人，便可因缺少想象而丧生。一个民族，若不怕敌对的武装的邻人，很快会变成奴隶。但若对于那些太难预料的危险也要害怕，那是白费的了。我们认识有些人，因为害怕疾病，因为恐惧丧生而不愿活下去了。凡是害怕丧失财产的人，想象着可能使他破产的种种灾祸，放弃他眼前所能享受的幸福，而去酝酿自己的不幸，这些不幸若竟发生了，亦即是把他折磨到祸由自招的不幸的地步，嫉妒的人，设想他的爱人的德性会有丧失的危险；他无法摆脱这种念头，终于把情人对他的爱情消灭了，只因为监视过严；他害

怕的失恋，终于临到了，只因为他太谨慎周密。

一件灾祸未曾临到的形象，比着灾祸本身更加骇人，故恐怖的痛苦格外强烈，且亦更其无聊。疾病是残酷的；但看见别人患病而引起我们的害怕更残酷，因为真正病倒了时，发热与病时状态，好似造成了一个新的躯体使其反应的方式与平时异样。多数的人怕死。但我们所想象到的一切死的境界是不正确的，因为第一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死是否突如其来的，且在寻常状态中，对于“死”这天然现象，自有一种相当的肉体状态去适应的。卡尔曾有一次遇险几乎丧生，目前为止还留着极确切的形象。当时失去了知觉，但对所有的出事前数秒钟的情形的回忆，并不痛苦。他曾经游过地狱——是溺死了被救醒转来的。这死而复苏的人，叙述他的死况，一点也不痛苦。

我们对于未来的判断老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想象痛苦的故事时，我们的精神状态，是尚未经受那种事故的人的精神状态。人生本身已够艰苦了。为何还要加之虚妄的惨痛的预感呢？在一部影片中有一幕表现一对新婚夫妇搭着邮船度蜜月去，他们：望着大海，正是幽静的良宵，远处奏着音乐。两个年青人走远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刚才被他们身子掩蔽着的护胸浮标，上面写着“泰坦尼克”。于是，为我们观众，这一幕变成悲怆的了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船不久便要沉没；为剧中的演员，这良宵始终是良宵，如其他的良宵一样。他们若果恐惧，这恐惧亦将是准确的预感，但因了恐惧；未免白白糟蹋了甜蜜的时光。许多人即因想象着威胁他们的危险而把整个的一生糟蹋了。“只要顾到当天的痛苦已足。”

末了，还有富人阶级及闲阶级的不幸，其最普通的原因